

回望西雅圖

Globalization Monitor 號外 2000/01

全球 化 監 察

編輯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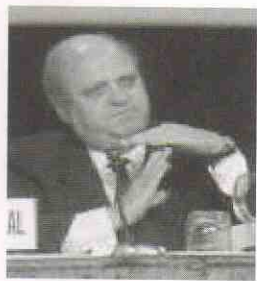
以美國為首的世界貿易組織，原來野心勃勃要在西雅圖會議為「千禧回合」的貿易自由化會談作好準備，結果在經過四日會議後，會議主持白茜芙在疲憊不堪的狀態下宣佈世貿需要叫一次「暫停」。

不是說貿易自由化及經濟一體化是不可逆轉的潮流嗎？為什麼世貿會要「暫停」下來？劉宇凡的文章〈世貿會議不歡而散，而且……好戲在後頭！〉以生動的例子說明西雅圖會議的矛盾。

而會議的其中一個矛盾是美國支持將勞工標準列入世貿，受到發展中國家的反對。Gerard Greenfield在第三期已分析過假使將勞工標準列入世貿，會有什麼後果。他在號外中再次撰文〈勞工議題入世，工人何所得？〉，一方面揭穿美國政府在勞工問題上的雙重標準，另一方面也回應發展中國家扭曲勞工權利的做法。

最後，最重要的問題是西雅圖抗議將何以為繼？美國工會及團體提出了反對美國國會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這是否正確的策略？在〈西雅圖過後〉一文，施鵬翔有深入的探討。

暫停！
暫停！
全球化



世貿總幹事穆爾：
暫停！

話說西雅圖會議之前，世界各地的民間團體呼籲世貿停下來，不要進行新一輪的貿易談判，並檢討過去推行貿易自由化及全球化的後果。

世貿的回應是：推行貿易自由化及全球化就好像一個人在騎腳踏車，一旦停下來，就會跌倒。意思是指如果不繼續推行世貿的政策，世界的經濟就會出現問題。

民間團體說：噢，原來世貿的朋友不曉得騎腳踏車。只要在停車的時候，將雙腳放在地上，就不會跌倒了。

這個答案當然也有寓意：世貿的政策對很多國家及工人來說一點都不「腳踏實地」。世貿常常說推行貿易自由化和全球化有什麼什麼好處，卻沒有出現過。

不過，最好笑的是在西雅圖會議上，世貿自己忍不住要叫「暫停」了！

就讓貿易自由化及全球化停下，又有什麼問題？





西雅圖抗議一景：世貿是吸血

世貿會議不歡而散，而且

……好戲在後頭！

劉宇凡

歐美為何遭遇滑鐵盧？會議為何達不成協議？有人強調十萬群眾的抗議的作用，有人強調因為發展中國家拒不向歐美低頭。這些都對，但問題是，在這些以及其他各種直接原因的背後，有一個根本原因……

場外成千上萬示威群眾與警察在漫天的催淚氣中追逐，場內第三世界的代表堅拒展開新一輪的貿易及投資自由化的談判。這就是十二月初西雅圖世貿部長會議的景象。在會議前，克林頓及一眾跨國公司興奮得猛搓手，打量會議一定會為他們進一步打開全球（但不一定包括自己的）市場。在開幕那天，會議主席美國貿易代表白茜芙還傲慢地賭咒，一定要大會接受歐美的提議，展開新一輪談判，必要時不惜使用「排他性的程序」。到了會議結束，歐美一無所得，而白茜芙的閉幕詞謙虛多了，說要多聽意見云云。會議徹底失敗。山姆叔叔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場內場外卻有人歡呼。

自由貿易拉闊貧富差距

歐美為何遭遇滑鐵盧？會議為何達不成協議？有人強調十萬群眾的抗議的作用，有人強調因為發展中國家拒不向歐美低頭。這些都對，但問題是，在這些以及其他各種直接原因的背後，有一個根本原因：自世貿成立五年以來，經驗證明貿易自由化有太多利，也有太多弊。對發達國的跨國公司而言，自然是數不盡的利了。1998年，當全球電訊業按世貿幾年前的協議落實自由化之後六個月，世界有十分一電訊公司易手。易在誰人之手？當然是發達國的跨國公司囉。現在美資公司已控制了世界電訊貿易的38%。利之所在，發達國及其跨國公司自然拚命追求貿易甚至是投資的自由化了。至於全球勞動人民，自然環境以及第三世界呢，

則是弊大於利，甚而是有弊無利。過去五年，最窮國家所佔的世界貿易份額不僅沒有上升，反而下降了。發達國與第三世界的差距不是拉近，而是擴大了；拉美的人均收入，隨著貿易自由化也下降了。

第三世界國家因此不僅不想進一步經濟自由化，反而要求檢討1994年成立世貿時所定的協議。有些認為農業貿易自由化的速度太快，使許多窮國農民破產；有些認為世貿的知識產權協議實際禁止落後國合法仿製便宜的外國藥品，結果是一面加速疾病蔓延，一面養肥藥物跨國公司。怪不得印度代表對進一步自由化的答覆是：「我們準備好了沒有？當然沒有。我們清楚無誤地強調，我們不想使世貿議程（因加入新一輪談判而）不勝負荷。」

對於連入場也沒有資格的普通人來說，他們的唯一抗爭手法就只剩下街頭抗議一途了。於是，來自美國以至世界各地的人會聚起來，展開了美國幾十年未嘗一見的街頭行動。內外交困下，山姆叔叔頭痛了。

克林頓火上加油

克林頓為了多少安撫及收買美國工會，同意研究把勞工標準納入世貿。克仔把自己打扮成勞工救星。他說：「應當使童工從巴基斯坦的足球業，巴西的造鞋業及危地馬拉的炮竹業中消失。」這無疑是火上添油。巴西的勞動部長在報紙上來個互揭瘡疤：「美國有沒有解決所有種族問題？沒有。他們解決不了，卻來批評我們！」馬來西亞的貿易部長

則辯護：「廉價勞工不一定等於勞工受剝削。」

小圈子會議激怒發展中國家

還有更叫代表激忿的呢。世貿一直是王婆賣瓜，吹噓自己如何民主平等。我們是一國一票！連中國官員也相信這種「民主」。但是，在幾天會議中，真正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全體會議，而是由歐美包辦的「綠房」會議——出席者只有十幾廿個國家代表，名單由世貿總幹事及白茜芙包辦，地點議程一概保密。肯尼亞代表不忿被摒諸「綠房」農業會議外，但跑遍會場，連開會地點也找不到。非洲團結組織譴責「各種程序都沒有透明度，而非洲國家被迫靠站」。他們當然不支持展開新一輪談判了。

發展中國家的勝利？

有人宣稱，會議失敗標誌發展中國家的勝利。我們要補充，勝利是暫時的。要知道，即使沒有新的經濟自由化，發達國及其跨國公司憑借其碩大無朋的財力及技術，利用現有的世貿自由化機制（機制一向都有利前者），已足可繼續剝削全球勞動人民，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除非世界貿易體制根據後者的利益全面改造，否則，是談不上真正的勝利的。何況，發展中國家一旦參加了世貿，就意味他們之間同樣會為拚命出口而作惡性競爭，甚至有時也會聯合一些最發達國去對付其他窮國。例如危地馬拉及墨西哥就聯合美國壓迫歐盟，要後者取消給予其前殖民地的進口香蕉的優惠。正如一位非洲民間組織代表說：「非洲團結組織在西雅圖因被排擠而憤怒，並因此在程序問題上團結起來。然而，一旦核心問題浮現，他們就會分化。」什麼核心問題呢？那就是拚命增加出口。這是最高原則，任何公義、人權、環保、勞工、婦女權益的標準都要靠邊站。

其次，說什麼發展中國家的勝利——我們要問：是哪些人的勝利？是統治階級還是勞動人民及全球生態的勝利？克林頓虛幌什麼勞工標準固然令人反胃。可是，當那位部長辯護廉價勞工時，又能令人開胃嗎？不。廉價勞工一定是受剝削勞工！如果這些部長們將來成功反對美國的企圖，這是其統治階級的勝利，而不是勞動人民的勝利，因為前者可以繼續肆無忌憚地剝削工人。一天還有世貿，一天人民都是輸家。

人民的勝利尚遠。但是，如果全球社會運動能夠認清奮鬥方向，是在於發展獨立於一切統治階級（不論是發達還是發展中國家）及其各種機構（從世貿到世銀，以至各國政府）的民間力量，那麼，十一月卅日的街頭抗爭就是全球抗爭運動的偉大開端。好戲在後頭！

訂閱表

- 我希望訂閱《全球化監察》雙月刊，從第__期開始
(以下訂閱費用只適用於香港本地訂戶，海外訂戶請先與我們聯絡)
- 訂閱一年(6期)港幣70元
- 訂閱兩年(12期)港幣140元

姓名：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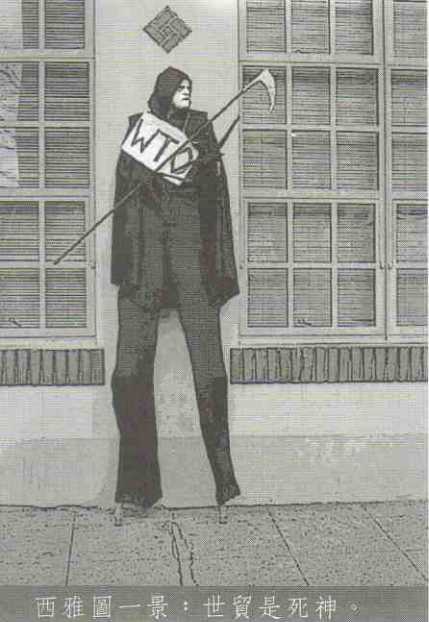
電郵 / 電話 / 傳真(請填上適用者)：_____

地址：_____

你可以選擇用以下任何一個方法付款：

1. 請將款項存入恆生銀行戶口 370-1-013215，然後將存款收據連同此訂閱表格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箱72142號。
2. 以支票付款，抬頭人請寫「全球化監察」，連同表格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箱72142號。





西雅圖一景：世貿是死神。

勞工議題入世 工人何所得？

Gerard Greenfield 作

施鵬翔譯

美國政府和勞聯產大並不關心在美國落實核心勞工權利。相反，世貿的社會條款只會用來對付其他國家。這麼說，美國政府的提議只不過是另一次外交政策的表演，而不是真的關心勞工權利。

美國總統克林頓在西雅圖世貿會議上提出將保護勞工的標準加進世貿的貿易協議中，被很多工會和民間團體認為是會議的其中一項「勝利」。為了傳達美國支持勞工權利的訊息，克林頓更宣佈美國將會簽署國際勞工組織（ILO）於1999年制定的「最惡劣童工公約」（國際勞工公約第182條）。像美國勞聯產大（AFL-CIO）這些主流工會，紛紛對此表示歡迎，認為這是在美國的推動下，世貿組織開始注關注勞工和工會權利的表現，並視之為改革世貿的先兆。

美國的雙重標準

在《全球化監察》第三期，我們已解釋過如果將「社會條款」（social clause）加進世貿後，究竟有什麼作用。了解這個問題以後，我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工會和民間團體會將克林頓的建議視為「勝利」。當然，我們歡迎美國簽署國際勞工組織最近引進的「最惡劣童工公約」，但我們必須指出美國仍未簽署原來的「最低年齡公約」（Minimum Age Convention）。後者是國際勞工組織底下的核心勞工權利。兩者的分別是前者只是針對極端的童工問題，所以就算簽署後，美國政府仍然逃避美國本土普遍的童工問題。

更大的問題是「社會條款」所包括的五項核心勞工標準，美國政府只是簽署了其中一項。它在1991年簽署了「廢除強迫勞動公約」（此時這公約已引進了34年），而直到現在，它仍未簽署保障另外四項核心勞工權利的國際勞工公約，包括自由組織權利、集體談判權利、同工同酬權利和最低工齡。

就算是簽署了「廢除強迫勞動公約」，美國仍然經常違反公約。美國的監獄制度經過近年被私營化和商品化之後，囚犯已成為製造商品的廉價勞工，為企業賺取巨大利潤。但因為這些監獄製造的產品並沒有出口，所以就算世貿加進了有關強迫勞動的社會條款，也根本無助改變這種情況，因為社會條款只是針對國際間貿易的產品。

例如，在中國監獄製造的產品出口之後，就會在世貿的社會條款底下構成「不公平貿易」。而在美國監獄製造的產品，雖然同樣在美國巨大的本土市場中被消費，但因為沒有出口，所以美國公司和政府就不受社會條款的影響。

工人權利無分國界

對於這種雙重標準，中國政府的回應通常是：「看，美國也有侵犯勞工的情況，美國政府

有什麼資格批評中國？」我們也反對雙重標準，但我們的立場與中國政府有很大的分別。我們關注的問題是監獄勞動，無論它發生在中國或美國，無論來自監獄的產品是內銷還是出口，我們都一以貫之地反對。這不是美國或中國的問題，而是國際工人階級的問題。只要工人和工會的權利被侵犯，無論發生在那裡，我們都沒有理由容忍。

所以問題是，與其慶祝美國支持在世貿加入勞工標準，勞聯產大更應該做的是推動美國政府簽署餘下的四項核心勞工權利。

接著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這些核心勞工標準只是拿來針對美國的貿易伙伴？這顯示美國政府和勞聯產大並不關心在美國落實核心勞工權利。相反，世貿的社會條款只會用來對付其他國家。這麼說，美國政府的提議只不過是另一次外交政策的表演，而不是真的關心勞工權利。

反對將社會條款加進世貿的國家亦經常扭曲勞工權利去合理化侵犯工人的惡行。像中國、馬來西亞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專制政府，指核心的國際勞工公約並不適用於它們國家，甚至乾脆指公約所保障的勞工權利乃「西方價值」。這顯示了勞工權利怎樣又一次被扭曲去符合這些政府的利益。我們要清楚指出，國際勞工組織的核心勞工權利，是很基本很基本的勞工和工會權利，它們具有普遍意義，所有地方的工人都應該擁有。在「已發展」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工人的基本權利是沒有分別的。



參與西雅圖抗議的工人：保護主義還是國際主義？

所以，我們支持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的勞工權利，並認為工人權利不分國界，但卻反對扭曲勞工權利的社會條款，以及企圖將社會條款引入世貿作點綴的做法。

這是什麼樣的勝利？

引進社會條款的最基本問題是，工人的權利與世貿的自由貿易體制之間，根本是力量懸殊的對比。自由市場政策、私營化、社會福利被破壞、放寬對勞動市場的監管、強大的跨國企業進一步壓制勞工權利等現象，造成工資下跌、失業增加、生活負擔上漲、教育與醫療服務日益昂貴、退休保障被私營化、企業權利膨脹等問題，在這些自由貿易體制所製造的不利處境當中，工人又豈能單靠社會條款，組織起來為集體的權利戰鬥？

世貿的最終邏輯是將所有事物當作商品看待：健康、教育、社會保障、水、傳統知識、動植物的生命等等，所有東西都是可以被買賣的商品，為資本家謀利。世貿的終極目標就是掃除所有障礙，令資本家，尤其是跨國企業可以將所有事物變作商品。

明乎此，就知道將國際勞工組織的公約放進世貿的體制，其實是十分諷刺的提議。我們可以提醒大家：1944年5月10日，國際勞工組織於美國費城向世人宣讀它的目標和宗旨時，開宗明義就說：

「勞動不是商品。」

從1944年的費城到1999年的西雅圖，我們看見「勞動不是商品」的疾呼，消失於世貿要將一切商品化的體制之中

——這是什麼樣的勝利？

